

第一章 六月结婚的新娘

1

（今天一天希望传呼机不响。）

川喜多良一边拍着带在皮带上的传呼机，边走出了地铁四天王寺前站出口处，即使不是值班的日子，一旦传呼机响了，也必须马上与警署联系，这就是刑警的生活，通常情况下是紧急召集，那么，那一天的计划就落空了。

如果是去买东西呀，和朋友去喝酒之类的计划，即使落空，也没有什么，但像今天这样，和未婚妻一起去婚礼会场做最后协商的事，他从内心不希望中断。未婚妻鸟居理香是另外一个警署的女警察，两人把非值班的日子凑到一起也费了很大周折。

过了一会儿，川喜多的眼前出现一幢四层楼的小

公寓，再过一个月，川喜多就要搬到这幢公寓来住，虽然绝对不新，也没有电梯，但最大优点是交通便利，向西走三百米左右就是地铁谷町线的四天王寺前站，向东四百米左右能到地铁堺筋线的惠美须町站。到理香工作的御堂筋警署骑小摩托车 10 分钟多一点，去川喜多供职的爱邻警署，开汽车也不过 20 分钟。

理香于今年 3 月底搬出了以前住的女警察单身公寓，住进了这幢四层楼里的公寓，到了 6 月结婚仪式结束的时候，这里就是两人的快乐窝了。

5 月的爽风吹拂在脸颊上，川喜多抬眼看了在公寓门口的邮件接收处，距能够用川喜多良一和理香共同在邮件接收处登记的日子，还有五十天左右。

公寓里没有管理员，因为她是女警察，川喜多也没那么担心。川喜多一口气就跑到了三楼，连续按了两次门铃，这是他们两人约好的暗号。

“时间真准啊！”

身穿粉红色连衣裙的理香开了门。快做新娘的她最近变得更漂亮了。

“川喜多良一警察来迎接您了。”

“好同意同行。”

理香毫无顾忌地笑了。

给二人做媒的是岩切锻治警察部长。岩切是供职于大阪府警察总部搜查一科的老练刑警。从他什么都

不怕的独立特行的性格，同事给他起了个绰号叫“春团治警长”。

川喜多把岩切尊为兄长，非常敬重他。对自己被称为第二代春团治比什么都高兴。

“我的老婆虽然已经不在人世，她不介意的话，我乐意帮助两位年轻人开始新的生活。”岩切很爽快地答应做媒人。岩切的女儿虽说是高中生，却作为媒人的夫人代理。

“去婚礼会场前，想顺便去个地方，昨天，在日本桥附近的电器店，我看到一件很可爱的礼品。”理香对川喜多说。

礼品买什么还未决定，试结婚礼服和发送请柬是下一步的事。结婚仪式这件事，好像超出了川喜多的想像，必须经过一套烦琐的仪式。

“好吧！那么顺便先去那边吧！”川喜多回答说。离大阪第一电器商店街的日本桥，即使步行也只要几分钟。

二人肩并肩地向西走去。从日本桥的电器店稍许往北去的话，就是难波，是俗称为南部的区域，与被称为北部的梅田周围相比，它具有大众性，与游乐有关的店很多，而且，价格便宜，也是这里的特点。川喜多这样想着，拿东京来比较的话，感觉北部地区像东京的丸之内，南部像新宿池袋一带的气氛。

九州出生的川喜多，全然没一点架子。他喜欢大阪的南部，因为那里具有可以容纳一切人和事物的宽阔胸怀。

“川喜多君，昨天回家相当晚吧！我 8 点给你打电话，你没接啊！”

“对不起！”

川喜多住的公寓在浪速区戎本町，距日本旅客铁道（JR）新今宫站骑自行车约 5 分钟，与理香住的地方大约一公里。日本桥电器商店街正好位于他们俩住地的中间。

“昨天出去检查 弄得很迟。”

川喜多负责搜查以西成区为舞台的二手车出口企业联合组织。最近发现增加拆卸零部件和轮胎出口的情况。日本制造的零部件质量好，拆卸半新旧的卡车和小轿车，把轮胎等零部件使用到磨平发滑为止，最后能够做成胶屐加以再利用，所以在东南亚等地很受欢迎。

有几个人从巴基斯坦、孟加拉等国家来到日本，借助日本代理商的帮助，有组织地参与出口二手车，为能把零部件和旧轮胎作为废料拿到国外去，他们故意把零部件弄脏，并给轮胎上打几个孔等。

并且，他们也想弄到少许新的东西，甚至于出现了有人盗窃停在马路上的车，川喜多他们正在搜查那

些盗窃团伙。

“那边呀！”理香在不到堺筋的地方伸出了手指指着说。大阪首屈一指的电器街，除了主要的堺筋，在这岔道上的屋檐前排着很多店。

挂着写有“友屋电器店”招牌的，是一家小而整齐的店。正是理香手指所指的店，占地二十二坪^①左右的二层木结构建筑，一楼部分是店面，二楼也许是住宅。

“礼品电器产品专卖店”用美术字体书写在玻璃窗上。像这样小的商店，如果没有自己的特点，要想取胜于大型商场是不太可能的。理香和川喜多走进了商店里，虽然比较狭小，但是较明亮而气氛很好，音乐以不刺耳的音量静静地播放着，恰到好处。

货架上放着的大部分商品上都贴着“祝”字。新婚二人用的电饭煲，小型洗衣机，还有婴儿用的摇篮曲八音盒，这样的东西应有尽有，颜色几乎都是红色和粉红色的暖色调。

理香手拿一个微型吸尘器，说：“这个你喜欢吗？”粉红色的质地上画着可爱的霞草，而且挂着块这样的小牌：可以用金字写上赠送人的姓名。

“给来参加婚礼的人们，赠送写有良一和理香的礼

^① 坪：面积单位，1坪约等于3.33平方米。

物，我想一定很有纪念意义吧！”

“那样的话太好了。”

作为样本写在微型吸尘器上的文字，设计漂亮的斜体美术字感觉上非常好。

“欢迎光临！”一位 50 岁左右的男子笑着走过来，“是结婚吗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行吗？我开这家店比什么都高兴，为能够办喜事而帮忙。我是店主，叫友田。”

“这一台要多少钱？”理香好像对价格有点在意。

“一台虽然是五千日元，但作为赠品数量多的话，可以打折。”

“想备齐四十人左右的数量。”

“那样吧！一台四千日元怎么样？是含写字手续费的价格。”

“如果能再提供消费税，那就太高兴了。”理香用平心静气的口气讨价还价。她俨然成了一个完完全全的家庭主妇。

“明白了！”友田笑着表示了同意。

“如果给十天时间的话，写字能完工。对不起，请在这里填上两位的住址和电话号码。”友田拿出了记账单，立刻就成交了。

“你们的店买商品准备结婚的人多吗？”闲得无聊

的川喜多问友田。

“不少。”

“决定买东西的，是否是新娘子多啊？”

“啊！女性占压倒多数。”

九州男儿的川喜多，具有大男子主义思想，但是，在举行婚礼前就失去了这一权威了。

（这也是时代趋势吧！）

友田送他们走出了小而整齐的“友屋电器店”，位于那店旁边有个连锁店，“财神爷电器堂”的办公楼映入眼帘。

“骗人，我不相信。”从“友屋电器店”为邻的“财神爷电器堂”事务所传来尖厉的女人声音。因为5月的季节大家都打开着窗户，尖厉的声音可传到马路上。

“我！没有理由买好几台那样的电脑。”

茶色的头发、身穿超短裙的女人，用尖细的嗓音向中年的男店员抗议。服装和装饰虽然很花哨，但相貌不容置疑可列入美女之列。

“即使这样说，我们的记账单里也清楚地留有纪录。”中年店员被身穿超短裙女人强大的声势所压倒。

“记账单和我所说的事，信哪个啊？”女人手拿付款通知单厉声地说，“即使是机器人也会稀里糊涂地给出了付款通知单么！”

“没有那样的事情。”

“可是，没有这样的事吗？计算机这东西是怎样动的，不是什么都不懂吗？”

看了一会儿二人争论的川喜多，有点犹豫是否要介入到他们的中间，警察有不介入民事的原则，但是，与犯罪有牵连的情况是例外。

“对不起，打断一下！”川喜多打了声招呼。

两人好像商量过一样，都以惊愕的脸看着突然的闯入者。

“我叫川喜多，刚才恰巧路过，看见你们在争执，所以就想给你们调停。”川喜多面向虽然涂着像演员一样的浓染睫毛油，但多少显出有点天真烂漫的女人。

“你因为收到了自己没有买过东西的收据，所以感到很吃惊，对吧！”

“是啊！仔细一看的话，变成了我买三台电脑了！”身穿褶子丝绸衬衫配上粉红色超短裙的女人，无论怎么看也不像爱打扮的人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川喜多迅速地拿过了收据。她的名字叫小泉绘里奈。确实购买了三台单价十二万七千三百日元同样型号的电脑。

“最近你有没有去海外旅游过？”

“去过香港，上个月。”

“那时使用过信用卡吗？”

“在那边的装饰品商店用过，但是……”小泉绘里奈像抢一样地拿回了自己的收据，“为什么这样刨根问底的打听啊？”

“我是爱邻警署刑事课的，叫川喜多。”

今天因为不是值班，所以没带警察证件。“你的信用卡有可能被伪造，香港等地有与黑手党牵连的伪造团伙在暗中活动，我想稍微打听详细一点。”传呼机没有响，但川喜多倒自己一头扎到工作中去了。川喜多知道现在正在调查的旧车企业联合组织，与信用卡伪造团伙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，在这儿如果能获得具体的资料的话，也许会成为一个线索。

“多余的麻烦啊！”小泉绘里奈歪着涂着大红唇膏的嘴唇说，“我只是到这家店来提意见的，没有想求助于警察啊！”

“别这样说，请协助好吗？”

“麻烦的事是最讨厌的。”

“但是，你受到了损害啊。”

“算了，钱还可以再赚嘛。”

她把手里拿的收据塞进带有金链子的皮包里，从川喜多旁边一阵风地挤过，大步流星地走出去。

川喜多带着叹息，凝视着远去的华丽而耀眼的粉红色网眼高跟鞋。

“对不起，像刚才这样的索赔有几次？”川喜多转向店员问。

“本店是首次，但是，听说同行的其他店有类似的纠纷发生过。”店员显出面有难色。

“客人无论怎么说，自己没有记忆，但用信用卡购买电脑是事实。那位客人真的有没有使用过不知道。”

川喜多决定从店员那里听取一下有关事实情况。理香默默地从包里拿出记事本给了他。

“对不起，浪费了近 20 分钟。”

“好了，也没有特别急的事。”理香朝着地铁惠美须町站一边走着，一边微笑着说，“你这个人啊，一碰到工作，就连脸色都完全变了一个样子，好像我被撇开一样啊！”

“不好意思，未经你的同意！”

“好了，我有思想准备，因为要做刑警的妻子嘛！”理香从媒人岩切那里听说过。岩切说：“干刑警这一行，是不幸的体力劳动的职业，比如即使牺牲自己和自己的家属，有时也要为不认识的他人，冒着危险拼命地履行职责。每天不能正常回家是常事，尽管这样，但报酬也不优惠啊！话虽这么说，只有这样才是男子汉的工作，是其他工作所不能比拟的，你要明白这一点啊！”

理香感谢岩切在川喜多不在场的时候给她说了这

些情况。

“刚才信用卡伪造的事，为什么要问她到没到海外旅游过呢？”

“伪造的事多半在海外做的，在海外使用信用卡，名字和卡号等数据就留在店里，罪犯把这些数据刷入到其他卡的磁带里，这样就可做成伪造卡了。”

“那么，旅游地商店的人是伪造集团的共犯啰。”

“就是那么回事啊！如果光注意价格啦，免税啦，名牌啦，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。伪造集团把卡带回日本，购买电器产品和摩托车，并将这些产品卖给收买赃物的黑店，受害人在收到收据前全然不知。”

“为什么这么可怕啊？”

“日本人存在这样的弱点，一方面用信用卡爽快地购买高价的东西，另一方面使用信用卡的历史和习惯很短，同时也不太习惯于签字的制度。”

“刚才你说黑手党？”

“伪造信用卡的大部分组织，据说是与亚洲黑手党有牵连的。他们是一个组织性、专业性的犯罪团伙。有日本人的代理商，有把取得的商品脱手给国际性销赃物的渠道，也擅长走私手段。除了信用卡，也使用旅行支票和假钞。”

“这样说的话，大约三年前，在这个南街，曾经有过像亚洲人的集团使用了一万日元假钞的事件。”

“据说，那个事件是他们试验性地使用。如果再发现晚一点的话，也会有大量假钞流入日本。”

“说起黑手党，往往认为是外国电影里的世界，与日本没有关系似的。”

“国际化进程加快的时代，不是一个悠然自得的时代，还是要有在身边马上就有黑手党存在的心理准备比较好。尽管经济不景气，日本仍是世界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，作为肤色相同，距离也很近的亚洲黑手党来说，日本是最好的靶子。”

“你说什么啊，必须马上怀疑在身边的人，这有点太悲哀了。”

“但是，那是现实存在的，没有办法的事。自己的钱包中，什么时候混进从亚洲来的假钞也不知道。这是一个在马路上稍微停一下的车子，也许马上被拆开变成走私品的时代啊！”

“亚洲黑手党 哪个国家是中心呀？”

“特别指定是哪里不是件很难的事。有情况表明，香港黑手党有计划把新的据点移向日本；台湾黑手党好像口守得很紧，组织也很严密；据说泰国黑手党与卖淫牵连的比较多。”

“作为亚洲来说，比起东京来大阪在地理上更近啊。”

“是这样的 特别是这个南街。”

正在朝着车站走过的理香视野里，映入娱乐场地的广告牌，很大地贴在新型快速滑行车身上的年轻男女的照片。

2

理香和御堂筋署的两名女警一起换上便装，跑到生活安全处风纪科。在辖区内的难波杂居大楼一楼里，新装修开店的小酒馆“T兵卫”开业了。不单纯是小酒馆，据说，身穿T字型背心的年轻女子，一边接受着订货一边搬送商品，这是做幌子。她们一天要跳两次极其黄色下流的舞蹈。因此，有必要对其进行风俗营业法的登记。但是，“T兵卫”只取得了食品卫生许可证。

根据体育报纸的报道，风纪人员作为客人潜入“T兵卫”进行了解后，才有今天的入内调查。理香等女警们是对付女性从业人员的。

在总务处工作的理香，主要的工作是整理出勤本和给署长的来客倒茶。今天这样做第一线的工作她感到很有价值。

“像飞跑一样乘上巡逻车，警报器响时，全身呼地一下绷得紧紧的，那种紧张感，可以激起我们马上行动的心情，这样也能多少感受到川喜多的心境。”

“T兵卫”对于突然进内调查是毫无防备的。警员们穿着便服，注意到的人很少。满座的客人都是男性，一边饮着酒，一边吃着烤鸡下酒，向来来往往的女服务员投去好色的眼光。女服务员们着装是裸露的 T 字型装饰，胸部上用扎头巾那样的绳子敷衍了事地缠绕着。理香差点哎呀一声叫出声来，在十多个女服务员中，发现了小泉绘里奈的身影。她用长长的脚向桌子上搬运烤鸡，笑着脸接着客人递过来的玻璃杯，并且倒上啤酒后一饮而尽，因为站在那里为喝完啤酒而变成虾弓一样向后弯曲的姿势，客人很容易从上面窥视绘里奈的胸沟而开心。

警员传唤经营者到停在外面蒙上布的巡逻车上接受询问。

“好像在女子中，有不满 18 岁的女孩子。”老练的风纪科员估计得不错。

女孩一个一个地叫到里面的更衣间进行问话，17 岁的有三人，还有一个 16 岁，理香负责问话的绘里奈也是 17 岁。她最初硬说 20 岁。

但是一问生肖，马上就哑口无言了。

“别说了，再过三个礼拜就是 18 岁了嘛！”

绘里奈好像完全没有记住五天前隔着川喜多背着脸站着的理香。

“不行的，即使是三周前，17 岁还是 17 岁嘛！不

许在这样的店工作，并且，刚才看见你喝了啤酒。”

绘里奈绷着脸说：“别弄脏警察的声誉，偷偷地看算什么呀。”

那天晚上，理香给川喜多打了电话。

“今天去进内调查了。”理香讲了绘里奈的事。

17岁的绘里奈，被风纪科的刑警训诫后，勉强写了辞掉小酒馆的女服务员的保证书。她还不在乎地说：“好吧！我到别的什么地方再找工作好了。”

“她的住处等情况知道吗？能告诉我吗？关于信用卡伪造的事，还想再问一问情况。好像最先进的信用卡伪造机是亚洲黑手党造出来的，有情报说，磁带上涂上特殊药水的话，破解记忆数据和变更数据，可以随心所欲地办到。她也许成了受害的对象。如果那个情报是真实的话，不仅仅是信用卡，取款卡也可能成为目标。”

比如拿到了某银行的提款卡，在卡中用进款的方法打上数据，立刻就能提取现金，银行马上恐慌，出现停用所有提款卡的事态。这样的话，也会给市民生活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。

“为了防患于未然，有必要制定对策。我要见见她，想问问香港旅行时使用信用卡的时装商店的店名等情况。”

“知道啦。”理香说。

3

绘里奈住在中央区心桥附近的单身公寓。

川喜多马上赶到那里去。川喜多的师父岩切有这样的口头禅：“对于犯罪不应有什么管辖范围，刑警没有必要拘泥于这样行政性的东西”。川喜多正按照他的教诲在做。

他想，如果要租这种市中心附近新建的单身公寓的话，需要将近十万日元的房租。川喜多最近要人住的旧公寓，是八万日元的租金，就是这样的房子，作为刑警的月工资来说，也是不小的负担。

（17岁的少女，为什么能住比共同工作的夫妇还要漂亮的地方呢？怎么回事呢？）

川喜多朝她房间所在的二楼走去。

房间未挂门牌，取而代之悬挂着不知从哪个观光地求到的“小绘里”这样的牌子。

川喜多按了门铃对讲机，没有应答。没有办法，川喜多按了隔壁一间的门铃对讲机。好不容易来一趟，总想得到一点什么收获。

“谁啊？”

戴着睡帽的 30 岁左右的妇女扣着门锁链探出脸来。虽然是下午 3 点过后的时间，好像刚起床，眼睛

有点儿肿。

川喜多给她看了警察证。

“隔壁的小泉绘里奈的事，想问一下。”住宅区的主妇们，像这样让看警察证探听情况的话，往往表现出旺盛的好奇心，给予合作的情况是不少的，但是，她流露出嫌麻烦的声音。

“如果那样的话，你直接去问那个女孩子好了。”

“好像不在家。”

“不知道啊，连人家不在家也……”

“不是的，不是想知道她的去向，而是想知道绘里奈的情况，比如说，工作单位等。”

“据说在南街的小酒馆工作。”

“最近辞掉了。”

“还是你知道多啊！我除此以外未听说过！”她想把门关上，川喜多右脚伸进了门缝里。

“绘里奈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住的？”

“确切的时间不知道，我来后过了一段时间，一年左右已经有了。”

“有没有男朋友？”

“没有看到过，这样的事不知道。”

川喜多突然感到有一股刺中背脊的视线，回头一看，手上拿着大纸袋的绘里奈站在走廊里。

“小泉绘里奈小姐，有关信用卡的事，想请您拿出